

諸

子

平

議

諸子平議卷二十七

德清俞樾

賈子一

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

通秦上

樾謹按史記無北字是也文選有北字而李善注引李斯上書曰惠王用張儀之計西并巴蜀南取漢中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亦無北字蓋要害之郡卽指成皋之險在東不在北則北字衍文也

合縱締交相與爲一

樾謹按明吉府本作相舉爲一舉與古通用作舉者

必古本也

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

樾謹按吉府本守上有而字疑勁弩上闕一字下句云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此句良將與信臣精卒對勁弩與利兵對必更有一字方與陳字對也此字偶闕後人誤以良將勁弩四字對信臣精卒四字遂覺而字無謂輒刪去之矣吉府本有而字猶可推尋其迹然所闕者何字無可據補也

俛起阡陌之中

樾謹按俛當從始皇本紀作俯字誤作俛而陳涉世

家遂作俛仰矣阡陌亦當從史記作什伯十人爲什百人爲伯以軍法言卽上文所謂行伍之閒也

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勢序八州而朝同列

樾謹按致字衍文萬乘當從史記作千乘區區之地言其地之小也與序八州相對千乘之勢言其勢之弱也與朝同列相對序者次第之也陳涉世家作抑蓋字之誤因而始皇本紀又誤爲招矣

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之宮

過秦中

樾謹按與民更始四字當在不行此術句下

故先王者見終始之變

樾謹按此本作故先生覩終始之變覩字誤分爲者見二字亦猶禮記祭義篇分覩字爲閒見二字矣

循津關

禮泰下

樾謹按潭本循作修是也修通作脩因誤作循耳

案土息民以待其弊

樾謹按案土無義案當從史記作安土乃土字之誤
古府本正作土言安息其土民以待諸侯之弊也

臣故曰時且過矣上弗蚤圖疑且歲閒所不欲焉

宗首

樾謹按閒乃聞字之誤疑猶恐也禮記雜記篇皆爲

疑死鄭注曰疑猶恐也是矣且猶將也淮南時則篇
甫且發聲高誘注曰且猶將也是矣疑且歲間所不
欲焉猶曰恐將歲間所不欲焉上文云今或親弟謀
爲東帝親兄之子西嚮而擊今矣又見告矣聞所不
欲卽指此等事而言蓋謂不蚤圖之則此等事恐無
歲不聞也聞與閒形似致誤儀禮士虞禮篇鄭注曰
不言養禮畢於尸聞嫌又曰此記更從死起異人之
聞其義或殊兩聞字今皆誤作閒辯見羣經平議此
文間誤作閒正與彼同盧氏文昭不能訂正反謂此
十九字不成文理而刪去之謬矣匈奴篇云疑將一

材而出奇厚贄以責漢此云疑且猶彼云疑將可以互證

且謂天何權不甚奇而數制人豈可得也

樾謹按古府本建本並有此十六字在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句下當從之且謂天何四字爲句天卽天時也上云時且過矣上弗蚤圖故此口且謂天何權不甚奇而數制人八字爲句奇之言奇羨也奇贏也史記貨殖傳曰時有奇羨漢書食貨志曰操其奇贏是其義也言漢與諸侯王比權量力亦不甚奇贏而欲諸侯王數數受其制豈可得也此乃賈子原文班固

刪去之而後人依漢書以刪賈子故澤本無此十六字盧氏謂其不成文理從澤本削去是讀漢書非治賈子也

臣聞之自禹以下五百歲而湯起

數音

懃謹按漢書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也卽接使爲治勞知慮苦身體云云文氣膠合今以臣聞之自禹以下至又將誰須也一段橫隔其中殊不可通若移在篇首臣竊惟事勢之上則文理俱順矣蓋由後人依漢書刪去此段而校補者又不當其處耳

自武王已下過五百歲矣聖王不起何怪矣

懋謹按怪字難通明吉府本作何怪矣當從之怪猶異也言何其異也蓋過五百歲而聖王不作可怪異之甚也作怪者形似而誤

臣觀寬大知通竊曰是以亂業捭危勢

懋謹按是當爲足下文食穀之法固自以是盧校曰是當爲足正與此同誤

因請侯附親軌道致忠而信上耳

懋謹按自此以下凡用因字耳字者十其句法皆同班固刪改以入漢書大失賈子之真當以此書爲正後人習讀漢書不覩賈子原文故亦無襲用此句法

者或反以爲誤失之

因觀成之廟爲天下太宗承太祖與天下漢長亡極耳
樾謹按此當作爲天下太宗承天下太祖與漢長亡
極耳天下二字誤在漢上義不可通

子生而立其身以子夫將何失

藩傷

樾謹按立字絕句其身以子句當有闕文蓋謂奪之
其身以與其子也盧校謂當作其身而天子將何失
非是

若與臣下相殘與骨肉相飲茹天下雖危無傷也則莫
如循今之故而勿變以前觀之其國最大者反最先

藩

樾謹按盧校本刪此四十一字非也此與上文欲令天下之治安天子之無憂莫如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反覆相明其云以前觀之其國最大者反最先則又起下文也下文大都篇曰昔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與此句正相接蓋賈子原文本是一篇也後人割而分之盧氏遂疑其語氣不矣

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謀也

大都

樾謹按謀當爲媒古字通用權重篇曰亂媒曰長是其證也審微篇曰故明者之惑奸由也蚤其餘亂謀

也遠謀亦當爲媒奸言由亂言媒語意相近

以皇帝所在宮法論之

等齊

懋謹按建本作皇帝在所宮法論之非也上句云諸侯王所在之宮衛緇履蹕夷則此句當作皇帝所在宮明矣兩所在字正相應也盧校本反從建本作在所殊誤

諸侯之言曰令儀令言是也

懋謹按明吉府本作諸侯之言曰令儀之言是也儀之言句雖不可解必是古本如此後人因上文天子之言曰令甲令乙是也遂臆改之曰令儀令言是

也。使與上文一律。然合儀令言亦仍不可解。當從古本而闕疑。

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勢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異。則冠履異。則衣帶異。則環佩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澤厚異。則宮室異。則牀席異。則器皿異。則飲食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

册疑

樾謹按名號異下當疊名號異三字。本云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名號異則權力異。以下諸句皆同古書。遇疊句多省不書。止於字下加二小畫識之。傳寫奪去耳。建本於則死喪異下又加則字。是誤於則字絕。

句矣

其苦之甚矣其欲有卒也類良有所至逋走而歸諸侯
殆不少矣益壤

樾謹按卒乃立字之誤其欲有立也類良有七字爲
句蓋言吏民苦屬漢欲有所立者多有也類乃語詞
良猶甚也良有卽甚有也漢書作其苦屬漢而欲得
王至甚卽本此文而潤色之耳屬遠篇云甚苦屬漢
而欲王類至甚也逋遁而歸諸侯類不少矣可與此
篇互證所至二字屬下句讀

今所恃者代淮陽二國耳皇太子亦恃之

樾謹按恃之下脫二國耳三字皇太子亦恃之二國耳謂亦恃此二國耳之猶此也上文曰陛下所恃以爲藩捍者以代淮陽耳又曰唯皇太子之所恃者亦以之二國耳與此文相同可證

天子無可以微倖之權五美

樾謹按天子當作天下古府本不誤

於是齊悼惠王之子孫王之分地盡而止

樾謹按此本作於是齊悼惠王之子孫各以次受其祖之分地下文云趙幽王楚元王之子孫亦各以次受其祖之分地卽承此而言可據討也又按漢書盡

而止上有地字此亦當有傳寫奪之

特賴其尙幼倫煖之數也

制不定

懃謹按倫乃倫字之誤煖乃緩字之誤倫緩者言苾
緩之而已建本誤作倫煖其字形尙相近潭本作倫
煖則彌遠矣

所排擊所剝割皆象理也

懃謹按此當從漢書作皆衆理解也象卽衆字之誤

周襄王出逃伯鬪

審微

懃謹按周襄王出居於鄭左傳以爲避大叔帶也而
此以爲逃伯鬪乃古事相傳之異宜表出之以廣異

聞闕卽闕之俗字

其中罪者聞命而自弛

階級

樾謹按弛讀爲繞說文糸部繞繫繞也聞命而自繞者聞命而自繫也故下曰上不使人頸鑿而加也據說文弛或作號與繞同聲故得通用師古注漢書曰弛廢也自廢而死無論自廢而死不得但謂之自弛且與下文大罪之聞命自裁何別乎

慮非顧行也

俗激

樾謹按慮猶無慮也古人常語慮非顧行也謂大氏非顧行也建本慮下行念字乃淺人不得其義而妄

增下云盜者慮探柱下之金撥寢戶之簾亦言其大
氏如此也潭本作利亦淺人改之

攻擊奪者爲賢貴人善突盜者爲忻

時變

樾謹按攻當作工貴人竝衍文貴卽賢字之誤而衍
者因又衍人字耳忻乃折字之誤故潭本作圻圻與
折尤相似也善突盜者爲折折讀爲哲古字通用尙
書呂刑篇折民惟刑墨子尙賢中篇作哲民惟刑是
也爲哲與爲賢同意下云諸侯設詔而相飭設輶而
相紹書爲知知亦哲也諸侯二字未詳疑衍字
今俗侈靡以出相驕出偷踰等以富過其事相競

樾謹按下出字衍支倫踰等三字卽在上出字之下
本作今俗侈靡以出倫踰等相驕以富過其事相競
傳寫脫倫踰等三字補者誤箸句下又衍一出字耳
民不爲奸而貧爲里母也

樾謹按毋當作侮言爲里人所輕侮也下云廉吏釋
官而歸爲邑笑語意相近

夫雕文刻鏤周用之物繁多

塊璋

樾謹按周疑害字之誤害用者害於用也下文云黼
黻文繡纂組害女工

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輕能成用一歲今半歲而弊作

之費曰挾巧用之易弊不耕而多食農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貧而不足也

樾謹按用一歲當作用之宜一歲與作之宜一日相對爲文作之費日用之易弊兩文亦相對其中閒不當有挾巧二字此二字當在不耕而多食之上謂其挾巧伎而不耕作反多食農人之食也

是使天下公得冒主而夫人務侈也

樾謹按公得冒主者謂顯然得冒主也漢書吳王濞傳公卽山鑄錢胡建傳公穿軍垣以求賈利師古注竝曰公謂顯然爲之也是其義也夫人務侈謂人人

務侈也襄八年左傳夫人愁痛杜注曰夫人猶人人也是其義也

曰爲大夫治可也若爲大亂豈若其小

華產子

樾謹按建本如此潭本無夫字然夫字非衍文但當移在曰字之上其支云夫曰爲大

句治句可也

句若

爲大句亂句豈若其小蓋此因獻計者類曰無動爲

大耳故以此破之無動是一說爲大又是一說上文云夫無動而可以振天下之敗者何等也乃破無動之說也此云夫曰爲大治可也若爲大亂豈若其小乃破爲大之說也賈子以爲獻計者但知爲大耳爲

大而治誠可也爲大而亂則豈若爲其小平文義甚明盧本刪去此十五字則上文有無動爲大雨說此但破無動一說於文爲不備矣

進計者猶曰無爲

樾謹按上文云獻計者類曰無動爲大耳夫無動而可以振天下之敗者何等也夫曰爲大治可也若爲大亂豈若其小蓋舉獻計者之說而一一破之也此文當云進計者猶曰無動爲大方與上文相應乃云進計者猶曰無爲則既遺爲大一說而上云無動此云無爲亦殊不合矣蓋賈子原文本作無動爲大班

固刪削遂成此誤不可不正也

所謂禁游宦諸侯及無得出馬關者

壹通

樾謹按所謂卽所爲也古書謂爲字多通呂氏春秋
侍君篇凡吾所爲爲此者趙策作所謂史記蕭相國
世家上所爲數問君者漢書作所謂此文用所謂正
賈子之原文盧校云本作所謂誤今改正則失之矣
上文云所謂建武關函谷臨晉關者所謂亦所爲也
盧氏何不改乎

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南邊爲奉地

樾謹按自此至陛下柰何久不正此與前段罷關意

不相承當合下屬遠篇爲一蓋壹通篇之文至害兼
覆之義不便而止天子都長安以下卽爲屬遠篇傳
寫者誤割之非賈子之舊矣

故陳勝一動而天下不振

屬遠

樾謹按不字衍文天下振者言天下爲之振動也今
衍不字非其意矣

行中道而衣行勝已羸弊矣彊提荷弊衣而至慮非假
貸自詣非有以所聞也

樾謹按盧校疑行勝當作行滕已得之矣自詣當從
潭本作自儲吉府本作自諸諸卽儲之段字也以所

聞三字涉下竊以所聞句而衍慮非假貸自儲非有也言大氏非假貸自儲則無有也非有猶無有耳痺篇曰死而非補猶死而無補也可證此非字之義

竊以所聞縣令丞相歸休者慮非甚彊也不見得從者
樾謹按虛氏以丞相二字連讀大誤也此以縣令丞
連讀相歸休者連讀見字衍文卽得字之誤而衍者
古得字作尋闕壞而爲見字校者注得字於下傳寫
誤合之遂成見得二字矣此言道路遼遠人不願往
縣令丞之歸休者大氏非彊有力卽不得從者耳

六七諸公皆無恙

親疏危亂

樾謹按六七下又言諸不辭甚矣諸公當作公諸諸
讀爲者古字通用爾雅釋魚龜俯者靈仰者謝前弁
諸果後弁諸獵諸卽者字也禮記郊特牲篇或諸遠
人乎士虞禮注作或者遠人乎是其證也六七公諸
皆無恙猶言六七公者皆無恙後人不達其義涉下
文屢言諸公因誤倒之耳漢書正作六七公者可證
慮無不宰制而天子自爲者

樾謹按白虎通諫諍篇曰宰制也故此以宰制連文
漢書作帝制則與天子自爲複矣

誰與領諸侯此所謂親也者

樾謹按漢書作誰與領此此卽指諸侯而言班固所
改也又刪此所謂親也者六字然此句上應臣請試
言其親者下起故疏必危親必亂似未可刪盧校從
漢書削去則不如讀漢書矣

故禹水九年湯旱七年甚也野無青草

憂民

樾謹按甚也卽甚者屬下爲義猶曰甚者野無青草
也禮記檀弓篇古者冠緇繼今也衡繼論語陽貨篇
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無也竝上言古者下言
今也是也與者同

未獲年富人不貸貧民且飢

樾謹按年當從潭本作耳吉府本同此言豐歲特未收穫耳然其困已若此

上弗自憂將以誰偷

樾謹按偷讀爲輸荀子脩身篇偷儒轉脫楊倞注曰偷當爲輸是其例也言上弗自憂則此憂無可委輸也

中國乘其歲而富彊

解縣

樾謹按歲乃威字之誤此說匈奴事與歲無涉

此其示武昧利之時也

匈奴

樾謹按昧利猶貪利也漢書匈奴傳贊昧利不顧師

古曰昧貪也

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人道信爲大操帝義也

樾謹按師古注漢書本傳引此曰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爲大操常義也此文人道下奪也字仁人古通帝常形似然上文曰妨害帝義則帝字不誤匈奴之使至者若大降者也

樾謹按匈奴之使至者是一事大降者是一事若猶及也猶言匈奴之使至者及大降者也禮記內則篇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與此若字同義下文曰隆者之傑也若使者至也又曰陛下之所召幸若所以

約致也竝與此同

美臠炙肉

樾謹按炙肉二字衍文也臠卽炙之異文炙從肉從火此變從火爲從煑則以義而兼聲矣故炙亦作臠顏氏家訓曰火旁作庶爲炙是也庶與煮同聲周官庶氏注曰庶讀如藥煮之煮然則臠從煑聲猶庶從庶聲矣讀者以臠卽炙肉之炙故注炙肉二字於下以識之傳寫誤合之正文耳美臠臠具醢醢皆三字爲句今衍炙肉二字則與下句不倫矣

上使樂府幸假之但樂

樾謹按但乃具字之誤具誤爲俱因誤爲但矣下文云上幸令官助之具假之樂與此同義彼分言之則曰助之具假之樂此合言之則曰假之具樂矣具謂器具樂爲鼓樂非一事也

陛下必時有所富

樾謹按富當從建本作官盧校依他本作富非是官者館之古文說詳余所著字義載疑保傳篇云學者所學之官也師古注漢書曰官謂官舍官舍卽館舍也此云時有所官猶云時有所館下文云必令此有高堂邃宇善厨處大囿京殿有編馬庫有陣車竝就

館舍言可證下文又曰於來降者上必時時而有所
召幸拊循而後得入官益知此文作富者之誤矣
皆過其故王慮出其單于或時時賜此而爲家耳

懋謹按王乃土字之誤屬上讀言皆過其故土也慮
出其單于或六字爲句或讀爲域說文戈部或邦也
從口從戈以守一一地也重文域曰或又從土是或
本域之正字也出其單于或者出其單于之邦域也
慮與無慮同猶大氏也言大氏出其單于之邦域時
時賜此而爲家也

上乃幸自御此薄

樾謹按薄讀爲博謂博戲也莊十二年公羊傳與閔公博釋文曰博字書作簿然則此作薄者疑簿之誤矣上文或薄或揜義與此同

具帶服賓餘

樾謹按賓餘卽史記匈奴傳所謂比余也餘余同聲古字通用周官委人職凡其余聚以待頒賜鄭注曰余當爲餘是也賓與比亦一聲之轉白虎通封禪篇賓連者木名也其狀連累相承然則賓連卽比連也說文目部引詩國步斯曠今詩桑柔篇作國步斯頻鄭箋云頻猶比也蓋頻比一聲之轉曠頻亦一聲之

轉賓得通比猶賸得通頻也國語齊語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管子勢篇曰動靜者比於死比於死卽濱於死也竝可爲賓餘卽比余之證

眾欲無來恐或軒之

樾謹按軒乃擗字之誤文選長楊賦麾城擗邑李善注引蒼頡曰擗拍取也恐或擗之言恐爲人所取方與上句若虎在後一律漢書楊雄傳作擗卽擗之誤此作軒又擗之壞字矣

大每一關屠沽者賣飯食者美臠炙賸者每物各一二百人

樾謹按大字不誤潭本作夫非也大猶言大率也數甯篇曰故聖王之起大以五百爲紀與此大字正同闔閭富故然使專諸刺吳王僚燕太子丹富故然使荆軻殺秦王政

淮難

樾謹按此本云闔閭富句然故使專諸刺吳王僚燕太子丹富句然故使荆軻殺秦王政然故猶是故也禮記少儀篇曰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管子任法篇曰然故諶杵習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荀子大略篇曰然故民不困財韓子難三曰然故忠臣盡忠於公諸書竝以然故連文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

詞此文兩言然故正與彼同今作故然則不可通矣
今陛下將尊不億之人

樾謹按不億猶不逞也襄二十四年左傳不可億逞
是億與逞同義

或稱春秋而爲之從善而抑惡以革勸其心

傳職

樾謹按革者戒也文選三國名臣序贊訓革千載李
善引蒼頡篇曰革戒也革勸卽戒勸國語楚語正作
以戒勸其心

德言以揚之

樾謹按楚語作德音以揚之疑此言字誤

天子不姻於親戚

樾謹按古人稱父母爲親戚昭二十九年左傳親戚爲
戮不可以莫之報也韓詩外傳親戚旣沒雖欲孝誰
爲孝竝其證也此本作天子不恩於親戚後人不達
親戚之義故易以姻字耳大戴記保傳篇作天子無
恩於父母父母卽親戚也

天子居處燕私安所易

樾謹按此本作安而易與下句樂而湛相對爲文隸
書所字或作所見魏孔羨碑與而字相似因致誤耳
大戴記保傳篇作安如易如卽而也

夜漏屏人而數

樾謹按數者說也詩擊鼓篇與子成說毛傳曰說數也說爲數故數亦爲說禮記儒行篇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正義曰數說也蓋稱說者必一一數之故數與說其義得通隱十二年穀梁傳曰恤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范甯注曰累數總言之也然則累數卽累說也屏人而數猶屏人而言盧校未得數字之義故疑其有脫文矣

左臆右臆

連語

樾謹按臆讀爲十萬曰億之億左億右億極言其數

之多也

提石之者猶未宥止

繼謹按史記絳侯周勃世家以冒絮提文帝索隱引蕭該曰提猶擲也廣雅釋詁石擲也此提石二字之義

以時巡循

輔佐

繼謹按巡乃順字之段借巡順竝從川聲古通用也循乃脩字之誤循脩二字隸書相似往往致誤荀子王制篇曰以時順脩楊注曰謂不失其時而順之脩之可據訂正盧校云循卽巡字後人妄增猶未得也

審詩商命禁邪言息淫聲

懋謹按命字上奪脩憲二字審詩商脩憲命禁邪言
息淫聲皆三字爲句荀子土制篇作脩憲命審詩商
禁淫聲是其證也

諸子平議卷二十七

諸子平議卷二十八

德清俞樾

賈子二

虞人翼五祀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

禮

樾謹按復乃優字之誤言優假尊者使之易中也上文云所以優飽也文義正同今誤作復義不可通既云以待一發則無再發之事又何復中之有

禮者所以節義而沒不還

樾謹按還乃還字之誤小爾雅廣詁沒無也方言曰還及也沒不還者無不及也故下所說皆逮下之事

不出穎羅

樾謹按穎讀爲絳大元元瑩篇禍福絳羅正以絳羅
二字連文可證也絳從圭聲穎從頃聲而得相通者
說文炷讀若回卽其例矣禮記祭義篇故君子頃步
而弗敢忘孝也鄭注曰頃當爲跬聲之誤也然則絳
之通作穎猶跬通作頃矣

魚肉不入廟門

樾謹按魚肉之義未詳肉疑育之壞字育下從肉闕
其上半則爲肉字矣魯語曰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
是禁置斃設奔剝以實廟庖卽魚育不入廟門之義

攬齧搏擊之獸鮮毒益猛切之蟲密毒山不蕃草木少薄矣鑠乎大仁之化也

樾謹按盧校本於鮮字密字絕句是矣惟未解密字之義密讀爲伏古人書伏字或作慮或作宓故伏羲氏漢書五行志作慮古今人表作宓密與慮宓同聲故亦得通作伏矣毒山句不可曉疑毒字衍文蓋卽涉上句而衍者薄矣二字傳寫誤倒賈子原文云山不蕃草木少矣言山之不蕃草木者少也又云薄鑠乎大仁之化也薄鑠連文猶言灼爍也古音灼與暴近墨子親士篇靈龜近灼神蛇近暴以灼暴爲韻是

其證也而薄與暴聲相同匡謬正俗七引山海圖讚曰暴有薄音漢書宣帝紀注曰薄亦暴也並其證也是故薄鏢卽灼爍也凡形況之辭本無定字亦無定義在以聲求之而已爾雅釋詁昆劉暴樂也柔柔篇毛傳作暴爍卽此文薄鏢也暴爍本希疏之義而因有光明之義凡樹木茂密則幽希疏則明也因又變其字爲灼爍說文新附灼爍光也許書無灼爍而有灼爍實則皆後出字耳

溲然漑然憂以漑

容經

懃謹按此當從潭本作憂以下漑卽懃之異文不當

重出

喪紀之容恻然懾然若不還

懾謹按還亦當爲逕與禮篇沒不還同誤若不逕者若不及也下云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不足猶不及也

身似不則

懾謹按不則之義不可曉或改爲側字亦非也身自不宜傾側豈但似之而已乎則當讀爲卽禮記王制篇必卽天倫鄭注曰卽或爲則是古字通用故廣雅釋言曰則卽也身似不則者身似不卽也言其身若

不往就之者然故下句曰從容而任

旄如濯絲

樾謹按淮南墜形篇多旄犀高誘注曰旄讀近綢繆之繆急氣言乃得之此文旄字當從彼讀方合如濯絲之義

隨前以舉

樾謹按隨乃骸之段字隨從隋聲與妥聲相近儀禮士虞禮注曰今文墮爲綏特牲饋食禮注曰墮與接讀同竝其證也古無骸字故以隨爲之說詳羣經平議周易執其隨下比云隨前以舉與下句項衡以下

相對爲文言拜之時其駭必前以舉其項必衡以下也益知隨之爲駭改字矣

故能宗揖其國

樾謹按揖與輯通宗疑安字之誤安輯之文史傳屢見漢書段會宗傳使安輯烏孫孫寶傳蠻夷安輯西域傳可安輯安輯之王莽傳安輯海內竝其證也

審乎明王

樾謹按淮南子本經篇審于符者高誘注曰審明也審乎明王正以審乎爲形況之辭審乎所以擬其明也潭本審作沈非是

故威勝德則信德勝威則施

樾謹按信當讀爲愍周書世俘篇凡愍國九十有九國孔晁注曰愍惡也威勝德則惡矣故曰愍也施者弛之段字言德勝威則廢弛也

是法廢而威不立也

春秋

樾謹按此下有非所聞也四字盧校以爲不類原文而去之此大誤也論衡福虛篇載此事云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廢法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人聞之也然則此文亦必與彼同但奪去以使國人之五字耳當據論衡補

惠王之後而姪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積皆愈

樾謹按故字衍文論衡福虛篇作及久患心腹之積皆愈無故字

故天之視聽不可謂不察

樾謹按視聽乃親德之誤論衡作故天之親德也可謂不察平是其證也上云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此云天之親德卽承上文爲說也廣雅釋詁察至也不可謂不察者不可謂不至也後人不達察字之義疑與天之親德意不相承遂以形似之字易之而爲天之視聽矣

寇挾城堞矣

樾謹按挾讀爲接儀禮鄉射禮兼挾乘矢大射儀挾乘矢鄭注竝曰古文挾皆作接

小而生大必伯於天下

樾謹按戰國策作小而生巨當從之古占驗之辭必有韵巨與下爲韵大與下則非韵矣當據國策訂正昔楚莊王卽位自靜三年

先醒

樾謹按靜讀爲清古字通用尚書堯典篇靜言庸違漢書王尊傳作靖言庸違是其證也爾雅釋詁靖謀也自靖者自謀也韓詩外傳載此文作昔者楚莊王

謀事而居雖與此不同然彼謀字卽此靜字之義

天下服而口御

耳痺

樾謹按上句云上下調而無尤下句云四境靜而無虞則此句所闕亦必是無字矣御讀爲悟御從御聲御從午聲悟從吾聲吾從五聲故御與悟聲近而得通說文金部鉶或作鋹卽其例也天下服而無悟者天下服而無逆也說文午部悟逆也後人不解御字以無御不可通而闕之又或妄補在字更失之矣

飲腑水

樾謹按腑卽腐字移下半肉字於右旁耳呂氏春秋

盡數篇流水不腐然則腐水謂淤積之水楚辭離世
篇淹芳芷於腐井兮主逸注曰腐臭也卽此所謂腐
水矣

請婦人爲妾丈夫爲臣百世名寶因閒官爲積

樾謹按官乃館之古文說詳何奴篇閒官卽閒館謂
館舍之空虛者上林賦靈囿燕於閒館是也此言請
以越國百世之名寶因吳國館舍之空虛者而以爲
積故曰因閒館爲積也

稱善累德

樾謹按稱讀爲甬說文其部再并舉也并舉亦有積

累之義故與累德對文

范蠡負室而歸五湖

樾謹按潭本作負石而蹈五湖吉府本同當從之蓋此文言越之君臣皆不善終以明誣神而逆人則天必敗其事也下文曰大夫種繫領謝室渠如處車裂回泉句踐不樂憂悲荐至內崩而死然則范蠡負石蹈湖亦是言其不得其死非如蔡澤所謂超然避世長爲陶朱者也呂氏春秋悔過篇故箕子窮于商范蠡流于江意與此近古事相傳往往不同卽如子胥爲夫差所殺其事甚著此云子胥見事之不可爲也

何籠而自投水然則說范蠡事豈必如世所傳乎
天之處高其聽卑其牧芒其視察

樾謹按牧乃狀字之誤言天之處雖高而其聽則甚
卑其狀雖若芒芒然而其視則甚察也

寡人朝飢時酒二醜

論誠

樾謹按說文角部觶小觶也醜卽觶字變從角者而
從酉耳說文以爲小觶實卽觶之異文觶之爲觶猶
觶之爲觶也

大夫國士畜我

樾謹按大字衍文也上云夫衆人畜我此云夫國士

畜我兩文正同古人書大夫字或止於夫下積二畫如嶧山碑御史夫二臣德是也故往往相亂晏子春秋問篇晏子聘於魯魯昭公問曰夫儼然辱臨是誤大夫爲夫也此云大夫國士畜我是誤夫爲大夫也雖屬錯譌而尙可見古書之眞別本有作是以者則後人率意妄改耳盧校反謂建本譌非也又階級篇作國士遇我此作畜我義通盧氏必從別本作遇我亦失之拘矣

翟窶國也惡見此臺也

退讓

樾謹按見當作尋古得字也與見相似往往致譌史

記趙世家踰年歷歲未得一城趙策得作見亦尋字
之譌

文王有志爲臺令近境之民間之者裏糧而至

君道

樾謹按民間之者民自聞之也非文王令之聞之也
於義殊不可通潭本作令近規之民間之者麤裏而
至吉府本同據此則當於規之絕句近乃匠字之誤
干祿字書所載如匝作迺匹作迅匣作運陋作陋凡
從匚之字每變而爲辵然則匠之誤作近亦猶是矣
此言文王有志爲臺令匠氏規度之而民之聞之者
已裏糧而至矣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此卽所謂

令匠規之者蓋古詩說也因匠誤作近遂改規字爲
境字以合之其句讀舛而義亦全失矣

榆缺陂雜芷若虫虱視益口笑

勸學

樾謹按此皆以三字爲句榆缺陂未詳疑榆字讀若
司馬相如傳榆衍縞之榆榆之言引也陂乃帛段字
此句蓋言衣服之美耳雜芷若者芷若皆香草也列
子周穆王篇雜芷若以滿之正以雜芷若連文故知
此當以三字爲句也虫虱視義不可通虫疑望之段
字虱則風之誤字言望風而視也益口笑者益讀爲
翳堯典之益秦本紀作翳是其例也方言曰翳掩也

翳口笑卽掩口笑也此數句惟第一句之義尙當闕
疑以下三句皆明白矣盧校本疑榆鈇卽陝輪因以
榆鈇陂雜爲句芷若蜚爲句無理殊甚不可從也
昔者南榮跖醜聖道之忘乎已

樾謹按忘當爲亡亡乎已者不在乎已也古人謂不
在爲亡禮記祭法篇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
不祭荀子正論篇然則闕與不闕邪亡於辱之與不
辱也乃在於惡之與不惡也正名篇故治亂在於心
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淮南子原道篇聖亡乎治人
而在於得道樂亡於富貴而在於得和諸書並以亡

與在對是亡猶不在也後人不達亡字之義加心作
忘轉不可通矣

鏡儀而居

道術

樾謹按儀讀爲俄詩宵之初筵篇側弁之俄傳曰俄
傾貌廣雅釋詁曰俄衰也凡人置鏡必稍傾衰之然
後可以自鑒故曰鏡俄而居也

反友爲齧

樾謹按齧字無攷說文齒部齧缺齒也讀若權疑卽
此字蓋相齧齧之意

於理潔靜謂之行反行爲汗

樾謹按隱三年左傳服注曰水不流謂之汙字亦作
滂一切經音義八引三蒼曰停水曰滂是汙爲停積
之水故反行爲汙也

行歸而過謂之順

樾謹按過當作和古書和字或以高爲之淮南子說
山篇高氏之壁高誘注曰高古和字是也賈子原文
本作高後人不識因改爲過矣和與順義正相應

六理無不生也

六術

樾謹按無字絕句言無此六理則不生也

以與詩書易春秋禮樂六者之術

懃謹按與乃興字之誤

是故先王設爲昭穆三廟以禁其亂何爲三廟上室爲昭中室爲穆下室爲孫嗣令子各以其次上下更居

懃謹按此所謂廟非廟祧之廟也呂氏春秋慎勢篇曰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是王者所居謂之廟也此三廟卽所謂三寢莊三十二年公羊傳何休注曰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孫從王父母妻從夫寢夫人居小寢其說畧同而謂孫從王父母似不若此書所說之善矣

數加於少而度出於居

樾謹按此本作數加於少而度出於小言數之多者由少而加度之大者從小而出也下文曰數度之始始於微細有形之物莫細於豪是故立一豪以爲度始此正度出於小之證建本作數加於小蓋卽下句之小字誤移至上句耳於是下句遂不得其字妄加居字以足句校者雖知上句之當作少而不知移小字於下句則終無以得其義也

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畢離狀六德者德之有六理理

離狀也 道德說

樾謹按盧校本改畢作華而說以周官形方氏華離之地恐未足據其於離字絕句尤誤據下文故曰如膏謂之德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畢離狀則狀字當屬上讀此云理離狀也亦離狀連文不得於離字絕句明矣理離狀卽畢離狀蓋畢誤作里又誤作理耳未變者道之頌也

樾謹按未字乃夫字之誤

易者察人之精德之理與弗循而占其吉凶

樾謹按精乃循字之誤察人之循德之理與弗循十字爲句下文云春秋者守往事之合德之理與不合

句法與此一律因循字誤作精盧校遂於弗字絕句
下句亦讀至不字絕句殊失之矣

故國以爲力君以爲力吏以爲力

大政上

樾謹按此下有闕文以上文例之可見

知善而弗行謂之不明知惡而弗改必受天殃

樾謹按謂之不明句當在知惡而弗改下

至於子孫而衰則士民皆曰何君子之道衰也數也

樾謹按衰也當作衰之此云何君子之道衰之數也

下云何天誅之遲也兩文相對數之言促速也禮記
曾子問篇不知其己之遲數鄭注曰數讀爲速此以

數與遲對正與彼同亦當讀爲速下文曰故堯舜禹湯之治天下也所謂明君也士民樂之皆卽位百年然後崩士民猶以爲大數也桀紂所謂暴亂之君也士民苦之皆卽位數十年而滅士民猶以爲大久也久數對文可知數字之義卽可證此句之誤

故爲人君者其出令也其如聲士民學之其如響曲折而從君其如景矣

樞謹按曲折而從君上有闕文當有如形一喻然後如景句乃有所承蓋聲響一喻形景一喻不可并而爲一下文曰君鄉善於此則佚佚然協民皆鄉善於

彼矣猶景之象形也君爲惡於此則嗔嗔然協民皆爲惡於彼矣猶響之應聲也以後證前知此文將言如景必先言如形其有闕文明矣

信道而不爲國家必空

大政下

樾謹按信疑倍字之誤

故苟上好之其下必化之此道之政也

樾謹按此道之政也文不可通當作此道之謂也傳寫誤耳上文云故勸之其上者由其下而上賅矣此道之謂也與此文法一律

故國也者行之綱然後國祇也

謹按行下本有政字上考
君明此之謂政之
網也此云故國也者行政
後國滅也兩文相

承今奪政字則文不成義矣

故古聖王君子不素距人以此爲明察也國之治政在
諸侯大夫士察之理在其與徒

樞謹按察也二字誤倒侯字衍文士察二字亦誤倒
不云故古聖王君子不素距人以此爲明也察國之
治句政在諸大夫察士之理在其與徒下文云君必
擇其臣卽所謂察國之治政在諸大夫也惟國之治
在諸大夫故君必擇其臣也又云臣必擇其所與卽

所謂察士之理在其與徒也惟士之理在其與徒故
臣必擇其所與也舊校本作察國之治在夫諸侯察
士之理在其與徒下句得之上句猶未得又按上句
所謂政在諸大夫者此政非政令之政乃是語詞猶
言正在於此也下文政有命國無君也政有命國無
吏也政有命國無人也又云故政謂此國無君也故
政謂此國無吏也故政謂此國無人也諸政字並同
論語述而篇正唯弟子不能學也卽此文政字

分人而不譁者其惟道矣

脩政語

樾謹按譁讀爲剽說文刀部剽滅也字或作譁管子

五輔篇整齊搏誦以避刑戮又或作縉荀子不苟篇不能則恭敬縛紕以畏人搏誦縛紕立即剗滅之義而引申之字異而義同也分人而不誦者謂雖分以與人而其數不爲之減也盧解以誦沓釋之則與分人之義不相應矣吉府本誦字下注云音搏

故播之於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

樾謹按忘讀爲亡大元交次四往來熏熏得亡之門范望注曰亡猶絕也播之於天下而不亡謂播之於天下而不絕也詩有女同車篇德音不忘謂德音不絕也國語周語令聞不忘謂令聞不絕也其義並同

若以本字讀之則胥失之矣

學黃帝之道而賞之

樾謹按賞讀爲償廣雅釋言償復也

帝嚳曰緣道者之辭而與爲道已緣巧者之事而學爲巧已行仁者之操而與爲仁已故節仁之器以脩其躬而身專其美矣故士緣黃帝之道而明之學帝顓頊之道而行之而天下亦平矣帝嚳曰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矣

樾謹按故士緣黃帝之道至天下亦平矣二十五字

皆衍文也上文載帝顓頊之言云故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學黃帝之道而賞之加而弗損天下亦平矣此文涉彼而衍又改下句黃帝爲顓頊以實其爲帝醫之言盧氏校親疏危亂篇云傭書小人唯欲篇幅稍溢利多得金其知言乎困學紀聞卷二引此書曰帝醫曰緣巧者之事而學爲巧行仁者之操而與爲仁也故節仁之器以脩其財而身專其美矣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矣是王厚齋所見本無此數語且兩條合爲一條亦無下帝醫曰三字也或疑王氏

所引不備未足爲據則固不然如下文有兩湯曰王
氏引之則云湯曰又曰未嘗并爲一談也若此有兩
帝嚳曰則亦當云帝嚳曰又曰何以并而一之乎
故吾詳取之以敬也

樾謹按困學記聞引此無詳字當據刪

弼子曰唯攻守而勝乎同器

脩政語下

樾謹按盧校別本作戰乎當從之上文周武王問守
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爲此奈何故弼子
告以攻守戰三者同密也攻守而戰乎猶大政上篇
云明君而君子乎賈子自有此文法言攻守與戰也

三者竝舉以而字連屬之又川乎字爲語詞耳上下
文淵子之對竝曰唯疑此文唯下亦當有疑字

上下之人等其志矣

樾謹按禮記樂記篇然後立之樂等鄭注曰等差也
周官司勳職以等其功鄭注曰等猶差也然則等其
志矣謂其志有等差也與上文賢不肖之人別其行
矣一義非齊等之謂

賓禮贈賄同是禮而從

禮容語下

樾謹按是當爲視釋名釋姿容曰視是也視與是義
本相通故古書或段是爲視荀子解蔽篇是其庭可

以搏鼠楊保注曰是蓋當爲視此其證也國語周語
載此事曰賓禮賄餽視其上而從之此言是彼言視
文異而義同矣

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勢也

樞謹按制令當爲制度蓋訓命爲制度訓基爲經故
下文曰經制度卽釋基命之義後人不達其意疑命
當訓令遂改爲制令然詔令稱制三代未聞制令二
字義不相連賈子述叔向之言不當以制令連文也
至基之訓勢未聞其義直當爲衍文耳

太宰持斗而御戶右

所教

樾謹按斗大戴記保傅篇作升盧辯注曰升所以斟
孔氏廣森補注以士冠禮注勺尊升所以斟酒說之
然穆天子傳佐者承斗而哭郭璞注曰斗斟水杓也
御覽七百六十二引通俗文曰木瓢爲斗則斗亦未
始不可以斟盧氏所據大戴記其作升作斗未可知
也且下文云荷斗而不敢煎調則並非斟酒之物孔
氏謂持升卽持勺義亦未安今按斗與豆音近而易
誤考工記梓人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鄭注曰豆當
爲斗又云飲一豆酒注曰一豆酒又聲之誤當爲斗
竝其證也疑此文本作太宰持豆而御戶右詩生民

篇卽盛于豆毛傳曰木曰豆豆薦菹醢也大戴記曾
子事父母篇執觴觶杯豆而不醉盧注曰豆醬器則
與下文不敢煎調文義正合因豆斗聲近而誤豆爲
斗又因斗升形似而誤斗爲升均非本字耳

正之禮者王太子無羞臣領臣之子也故爲領臣之子
也身朝王者妻朝后之子朝王太子是謂臣之子也

樾謹按羞臣領三字及故謂領臣之子也七字竝疑

衍文此本云正之禮者王太子句無臣之子也身朝

王者妻朝后句之子朝王太子句是謂臣之子也蓋

以上文所說諸禮惟王太子得行之人臣之子皆無

是也故曰正之禮者王太子無臣之子也正之禮者猶云正其禮者之猶其也呂氏春秋音初篇之子是必大吉高誘訓之爲其是也此下云云又申說臣之子之義謂其身朝王者其妻必朝后其子必朝王太子是乃所謂臣之子也因多衍字故文譌難讀耳威王以齊彊於天下而簡公以殺於檀臺

樾謹按威王在簡公之後不應先言威王之彊而後言簡公之殺與上下文皆不一律矣大戴記文與此同惟說苑尊賢篇作威王以齊強於天下而湣王以弑死於廟梁則與上下文一律或賈子原文也

無宐治之民

樾謹按上云無常安之國則此當云無恆治之民恆與宐相似而誤說苑尊賢篇正作恆字當據訂正

使天下之俗失明尊敬而不讓

立後義

樾謹按俗字絕句明疑所字之誤失所尊敬而不讓七字爲句虛校於失字絕句而解明尊敬爲明知所當尊敬義未安也吉府本作失開尊敬尤誤

諸子平議卷二十八